

引爆4.5亿元天价的加密艺术 会颠覆艺术价值体系吗？

金怡



本年度迄今全球艺术市场曝出的最大新闻，莫过于艺术家Beeple的非同质化代币(NFT)作品《每天——头5000天》(《Everydays — The First 5000 Days》)3月中旬以近6934万美金(折合人民币4.5亿元)在佳士得拍卖成交。这一成交标志着拍卖史上数字艺术作品最高价格纪录的诞生，同时也使得Beeple成为全球最贵在世艺术家中的第三名，仅次于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和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

将加密艺术 NFT 作品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的不止这一拍卖事件。同样在上月，纽约布鲁克林公园一群艺术家将英国知名涂鸦艺术家班克斯(Banksy)的一幅作品进行现场焚烧，而整个事件过程以 NFT 的形式记录出售，最终以近40万美金线上成交。随后，英国艺术家达米安·赫斯特高调宣布将进军 NFT 艺术品市场；全球首个大型加密艺术展“虚拟幻境”在北京 UCCA 美术馆举办；德国著名画廊 Nagel-Draxler 也将本月举办名为“页面路径”的 NFT 展览。难怪纽约著名艺评人 Kenny Schachter 发声：“在我长达3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见过任何像 NFT 这样能够如此迅速引起波澜并爆发影响的事件。这说明，如果你忽略这一运动，毫无疑问就是你的损失。”

NFT 艺术到底是什么？它所创造的究竟是昙花一现的炒作事件，还是将颠覆艺术价值体系的历史性事件？



最近 NFT 作品《每天——头 5000 天》以折合人民币 4.5 亿元在佳士得拍卖成交。这是艺术家 Beeple 从 2007 年开始的十几年里在网上发表的五千件作品的打包，使用 NFT 技术加密。上图为《每天——头 5000 天》，左图为其局部

花 4.5 亿元拍下 NFT 作品的买家，并未得到一幅可以挂在家中墙上的画，得到的是该作品的代码，即版权

NFT 全称为非同质化代币 (Non-Fungible Token)，是结合区块链技术的一种加密货币，其最大的特征是不可分割性和不可更改性。相比于常规的同质化代币，NFT 代币不可以被分割成更小的货币单位(比如 1 元人民币可以分割为 100 分钱)，这也标志着 NFT 的独特性，没有两个 NFT 是相同的。同时 NFT 存在于区块链中，它拥有数字所有权属性，随时可以访问、随时可被追踪，同时也是永远存在、不可更改更不可删除的。

NFT 目前的市场已售价值近 3.75 亿美元，其中近一半的成交量来自最近一个月，如果照此趋势，全年的总销售额很可能超过 20 亿美元，甚至有业内专家预期全年市场交易量可能超过 200 亿美

元。基于 NFT 的特殊属性，它被运用于包括同样以独特性著称的文化产品，如数字艺术、纪念收藏品、娱乐产品等等。而诸如开头提到的通过加密货币成交的艺术作品，就被称为加密艺术。而买家通过拍卖所得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物理性的作品，即佳士得的这位买家并没有得到一幅可以挂在家中墙上的 Beeple 的绘画作品，而是该作品的代码，即版权。同时藏家可以在各国法律规定的框架下根据这一版权去开发相关衍生品。

加密艺术有效助推艺术作品“破圈”，尤其链接了科技新贵的圈层，更从逻辑上使“人人都可以成为收藏家”得以实现

对于艺术家来说，加密艺术是一种新的艺术创作手段，同时艺术家也可通过智能合约形成永久收益分成，在理想状态下有序化艺术家的收入模式，更为

重要的是加密艺术标志着一个新兴艺术市场的崛起。据观察，加密艺术的购买群体超过 80% 以上都是最新接触艺术收藏的人群，即我们通常说的新晋藏家。事实证明，加密艺术确实有效帮助艺术作品“破圈”，尤其链接了科技新贵的圈层。

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和线上虚拟交易平台的特征，加密艺术拥有了“去中间商”属性，即它不再依靠画廊等第三方机构，而是可以实现艺术家与藏家的直接对接。这无疑是对传统艺术市场体系的一次威胁，从此藏家便不再需要画廊作为销售平台，当然加密艺术的数字化属性，更无须画廊提供诸如运输、维护和保险等配套服务。另一方面，加密艺术更促使了作品的真伪鉴别、交易信息公开化程度，并大幅度增速交易频率，但这是否意味着可以根除艺术市场的内幕交易，还有待商榷。

更为重要的是，以 NFT 为代表的区块链技术的数字代币，尊崇了一种去中心化和平等化的价值体系，或者我们可以类比安迪·沃霍尔在 20 世纪说的“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NFT 艺术从逻辑上使“人人都可以成为收藏家”得

以实现。买家的高调现身让人断言这只是披着“艺术”外衣的投资客行为，然而艺术的概念从来就是无限延展的

近日，花费近 4.5 亿元人民币购买加密艺术 NFT 作品《每天——头 5000 天》的匿名藏家终于现身，这两位买家 Metakovan 和 Twoadour 在他们发布的公开声明中高调宣布将计划建立一个虚拟博物馆，用以展示 Beeple 创纪录的数字艺术作品，同时也将启动奖学金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坚信加密艺术价值的五位 NFT 艺术家，每人都能获得 10 万美元的津贴。

同时他们在声明中谈及了自己购买作品的动机是向艺术圈精英阶层所营造的严格阶层化进行挑战。如果说通过这一声明看到的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宣言，那让我们来通过这两位买家的真实身份和交易过程，来看看这一行为背

后所承载的另一层面的投资属性。

Metakovan 和 Twoadour 实为新加坡加密货币投资公司 Metapurse 的创始人，自 2016 年底他们就开始了数字收藏，当时更多的是虚拟房地产，随后他们开始 NFT 领域各种资产类型的投资。而他们两人的公司更创立了一种可以用于对数字艺术进行资产分割的 B20 (全称 The Beeple 20) 代币。而就在佳士得拍卖结束后，NFT 开始被激烈讨论，超高成交价格也使得这一艺术拍卖纪录发酵为社会事件。伴随着两位买家身份的曝光，B20 代币的价格暴涨，可以说他们通过这一系列的资本操作手段，让自己和自己的公司一跃成为全球艺术圈和金融圈范围的引领者，迅速积累了社会资源，当然也转换为了经济资源。对他们来说，这一加密艺术交易行为不仅让他们购得了一串代码、一个版权，更让他们“购得”了名声。而艺术家 Beeple 近日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表示，自己已经把早前销售 NFT 所得全部换成了美元，即金融术语所称“全部套现并离场”，数着自己账户里套现的巨额美金，Beeple 坦言：“说实话，我绝对认为 NFT 价格是一个泡沫”

但这并不影响他将继续进行加密艺术的创作。

从事件的最开始就不断有人质疑 NFT 到底算不算艺术，Beeple 的作品在严肃艺评人的眼中被认为不具备任何美学属性，更有观点指出也许不应该称它们为“加密艺术”，它们只是一个象征货币的“加密图片”；两位买家的高调现身也让人断言这只是披着“艺术”外衣的投资客行为。

然而，当我们判断一件作品是否属于艺术时，是否该先思考到底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具备美学属性的作品吗？艺术就该完全与经济和投资行为割裂吗？如果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本身的概念就是无限延展的，那为何我们要从上述维度去质疑 NFT 是否属于艺术？而加密艺术的更大价值在于，它试图通过区块链的技术逻辑完整构建一个全新自洽的艺术生态系统，从而指向对传统艺术交易体系的批判。无论加密艺术是否会实现对艺术系统的颠覆，相信它会同在出现之初备受争议的波普艺术、潮流艺术一样被书写进当代艺术史，并继续成为近年来艺术市场的头部话题。

考古的“出圈”实实在在，然而——

不澄清这些误区 考古就无法真正释放现实意义

范昕

近日，三星堆考古新发现持续刷屏，引发大众“围观”。恰逢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央视新近推出聚焦考古人的纪录片《发掘记》，并即将“上新”讲好考古故事的《中国考古大会》。考古掀起的热度势必还将发酵。事实上，考古“出圈”，最近大半年有迹可循——在此之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包括选择北大考古专业的女孩钟芳蓉上热搜、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卖断了货。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大众对于考古，一方面兴趣渐浓，另一方面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认知误区。考古类似于盗墓？意味着挖宝？仅与过去相关？不澄清这些误区，考古的价值就无法呈现在人们面前，也就无法真正释放其现实意义。

误区一：一提考古就想到盗墓

就在三星堆“拆盲盒”放送惊喜的这两天，根据《盗墓笔记》改编的动画作品《盗墓笔记秦岭神树》原计划于某博物馆举办首映礼。是考古工作者和文博爱好者的反对将这一合作紧急叫停。这也恰恰说明，“一提考古就想到盗墓”的误解在大众之间由来已久。

以《鬼吹灯》《盗墓笔记》为代表的盗墓小说，激发了公众对于古墓遗迹探究的好奇心，也让公众容易将盗墓与考古联系在一起——的确，二者都包含了挖掘墓葬的行为。事实上，考古绝不如大众想当然以为的等同于官方盗墓、在白天进行的盗墓，它本身与盗墓简直水火不容。

考古人与盗墓者之间，存在着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墓葬考古工作一般被动开展，然而面对猖獗的盗墓者，考古人不得不“参与”这场“竞争”。对于这样的常态也是无奈，《发掘记》第二集《晋地深处》透露了些许。在闻喜邰家庄墓地，即山西近年来发掘出的东周时期最大的墓葬群，考古工作者发现，1 号大墓被至少八组盗墓者几乎洗劫一空，形势逼人。于是，他们被迫与盗墓者赛跑，试图抢先一步挖出珍贵器物。其中针对 37 号墓的发掘，历经多次反转，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原本，考古队以为这是该墓葬群唯一没有盗扰痕迹的，可随着发掘的深入，仍旧发现了隐藏颇深的古代盗洞；对盗洞进行解剖的过程中，又发现原来古代盗墓者由于错误估计了墓葬的深度，误打了三次，直到第四次才进入椁室，所幸的是，由于椁室在盗墓者进入前已经坍塌，重要的器物才得以保存至今，用以界定墓主人身份、地位。

误区二：考古就是挖宝

很多人以为，考古就是搜寻、挖掘出一个又一个沉埋的宝藏，过程惊心动魄，也精彩纷呈，就像不少探秘类纪录片揭示的那样。殊不知，这只是加了理想化滤镜的考古。

更多时候，考古像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挖土才是常态，更确切的说法是清理地层，在看上去大同小异的沙土之中，辨别“灰褐色沙土”“浅灰色沙土”“黄褐色黏土”等不同土质土色，捕捉蛛丝马迹——这些细微的不同意味着变化曾在古代的某个时候发生。很可能掘地三尺出现的仍是空方，没有任何文化遗迹，只有自然堆积。这种艰辛和无聊，常人难以

想象。考古院系的每一届学生，都需要奔田野，通常在长达一学期的野外实习中完成发掘、室内整理、撰写报告等全部考古流程，如同一种成人仪式。而当地地经历了真正的考古发掘后，有些人会选择转行离开，有些人则从此坚定地走上考古之路。

考古挖掘出土的，也不是常人眼中的宝藏，更未必价值连城。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夏鼐就曾痛斥“挖宝”思想，认为考古的价值不在于文物，而在于遗迹遗物所能复原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情况。例如，古墓葬的形式、结构、营造工艺及其自然环境，重要性绝不在随葬品之下；城市遗址的平面布局、规划意图，比城址内出土的坛坛罐罐可能更有价值。考古人郑嘉励在《考古者说》一书中指出，考古界甚至存在着“一般大于特殊”的“偏见”。在他眼中，完整的瓷器未必比残片更有学术价值，至少残片可以观察瓷器的胎釉、成型等诸多特征，以获取更多的历史信息。

事实上，挖掘本身，仅仅是考古的一部分。挖掘季可能只有几个月，真正的研究成果或许需要数年才能呈现。考古学真正的本领也恰恰在于，如何用少量的信息，分析出大量的结论——不限于“是什么”“何时”“何地”，也包括“如何”“为什么”等。当然，这样的结论不可能完全复原某时某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却为人们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

误区三：考古仅关乎过去

考古学有什么用？它似乎仅关乎过去，甚至是遥远的过去，与今天的人们又有关？这样的误解，阻碍了很多人真正领悟考古的魅力。

考古的发现与成果，将影响未来历史文化研究的方向，不断丰富和深化人们对历史的认知，甚至颠覆以往的认识。例如，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让口耳相传已久的“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有了实证，它的申遗成功更让世界认可了这样的中华文明；1986 年，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于三星堆出土，一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远古没有独立人像雕塑”的论断，而随着最近三星堆考古成果“上新”，不仅有更多新材料再次证明中国远古存在独立人像雕塑，新出土的器型、纹饰也都将打开人们的新认知；2016 年，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的考古新成果，颠覆了上海开埠前是“小渔村”的说法，证明上海在唐宋时期就是一个繁荣的外贸港口。

考古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对历史的发现，更是对社会进步的探索。只有深刻和清醒地了解人类的过去，才能更加明智地对待未来，从中汲取智慧。在《第五次开始》一书中，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L·凯利透过考察人类全部长达 600 万年的过去，演了历史的巨大价值。在他看来，回顾历史越久远，展望未来会越深远，理解史前史能够告诉人们未来应该

走向何方，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因为预言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他提出“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进化可以，而且应该，甚至必须由我们自己掌控。”这是因为，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了解人类的历史，于是更有能力应对变化，可以利用过去去看我们的选择究竟会在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考古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义，同样是面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就不单肩负着探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重任，同时也承担着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任。中华文明从哪里来？考古以实证解决了我们的疑问。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文化认同感将油然而生，进一步塑造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自豪感。



▲三星堆青铜人像(视觉中国) 央视纪录片《发掘记》截图

